

# 人生的洗礼 心灵的坚守

——读长篇小说《明月几时有》

读罢陈勇礼六十万字的新著、长篇小说《明月几时有》(中国文史出版社),感触良多,遏止不住心灵深处重重的拷问,留下长长的思索。

小说以气势恢弘之笔描写的昨天并不遥远,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到新生的共和国,到改革开放的新征程,跨半个世纪。以出生入死的地下武装斗争,曲折奇异的冤假错案,生死离别的心灵情感为架构,以本来面目的生活为蓝本,在不损伤历史真实前提下,适度虚构,讲述着那年那月那些人和事。含诚笃之胸怀,写“文学是人性”。从时代的宏观到人心的细微,歌颂正气浩然的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的仁人志士,清纯高洁的真情真爱,鞭挞阴暗的人性,抨击世间的丑恶,呼唤社会的公道,褒扬人间的正义。

小说以浓墨重彩记叙一群从大学校园走出的知识分子,在古老中国改天换地的时代特征里,紧扣社会进程的典型环境,展现着人们为生存为理想为发展怎样不断奋斗:有艰险、有牺牲、有迷惘、有觉醒、有坚守、有失去、有获得、有遗憾。在波澜壮阔的生活激流中佳构一幅幅多姿多彩的人生画卷,塑造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典型,上演着一场场惊心动魄慷慨悲壮的故事。小说花了大量笔墨讲述地下党游击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主人公们怎样为实现革命理想视死如归。当不期而至的冤假错案降临,陷入人生的苍茫,生命的危难,但仍坚定信念,坚守自我,重拾当年一代知识分子不一样的风采,同样的忠诚,给读者以深沉的追溯,深邃的思考。

作者以独有的风格,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刻意于新的角度,着力于新的高度,精耕于新的深度,把握艺术性与思想性,感性与理性的内在融合,赋予人物以符合历史符合逻辑的生命个性。书中着墨的数十人,既按各别人物最本质意义的人性和道德标准分类,又关注人物物质和心理背景,不把充满人性矛盾和利害纠葛的人际,色彩斑斓的尘世简单化单向化概念化,保存着生活的品性,富有生命的穿透力。如曾金河孤胆闯龙潭,双枪战群顽,智过敌哨卡,巧计除内奸,不满周岁儿子遭敌人枪杀,竖身葬岩壁,取名“曾坚”,以示“共产党人永不倒下”;蒙冤在狱,小儿子出生,取名“曾坚”,以示“共产党人信念坚定”。浩然于心的英雄气概同矢志不移的革命情怀融于公理,彰于大道。人总是在不同环境中决定自己的生存之道,道亦道,大观于道,彰扬着共产党人高尚的情理,无畏的胆略,坚强的党性。正是一个个血肉之躯筑构着一段特殊的历史平台,无论是虎胆雄心的地下党员、英勇善战的游击队员、忠贞不二的仁人志士、支援暴动的山野匪人,还是权欲熏心的政要、阴险狡诈的恶人,卑劣下作的痞子、趋炎附势的市侩,这些各类人

物汇成了历史的社会的演绎。小说对此条理清晰,一一交待,自然不拘,艺术处理别致绝妙。特别是将三种“生生死死”三大元素并置,形成多元交锋,深蕴悱恻沉重、融贯社会伦常,紧扣时代风情,不断升华生命价值的哲学考量。

全书独特的主线人物江小竹,一个富有近现代知识女性品性的另类典型。少女时代,她向往柏拉图《理想王国》那种“过度自由”,沉湎“凤凰欲飞”。当她从幻想的高空跌落在坚实大地,不断拉紧了追求新生、承受坎坷、痛痒爱河的人生大幕。她厌恶封建婚俗,也为西方那些情爱悲剧感伤。她不屑于牛大力的单相思,崇敬侠肝义胆的郑平生,倾心地下党员郑方欣,情牵敢言公道的马如龙。可是这些潜存的心灵情爱被一一夺走了。当她在爱的荒漠孤寂踟蹰,肖向东闯进了心田,在文学的大海里上演青涩苦恋。一场超凡脱俗的初恋,尘世不容,时势不允,逼迫在懵懵懂懂中一次次送走月色。一番撕肝裂胆的描述,现实与梦幻,肉体与心灵,客观与主观渗透于深远的追忆、理性的呼唤、遐远的理想。从“凤凰欲飞”到“凤凰涅槃”,生命起点连接终点,“小江”汇入“大海”,人就这么多走来又走去。江小竹历经炼狱般的磨难,始终没有精神的颓废,品性的阴暗,信念的溃败,心灵的缺失。在她身上宣扬着诗性的人品,呵护着理想的憧憬,彰显着圣洁的爱恋。

《明月几时有》以特定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学群像,体现着这种志向和传统。诠释着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观照着社会层面人文观价值观人生观。小说字里行间洋溢着感人至深振聋发聩的厚实魅力,传递着深刻的社会哲理、彪炳着人性的真谛,不愧是一部淘冶情操,净化心灵的难得之作,正是小说的价值所在。

我读过作者的六部长篇小说,独具匠心的艺术典型,独特的历史社情信息,通晓爽直的理性辨析,坚持文学的诗性品质,故事讲得别开生面,小说写得另有一番情趣。标题是作品的一面旗帜,《明月几时有》用博大的哲学命题解析人生,直言“天人一问”,追寻“天人合一”,以“天人感应”的艺术观照增强人的悲怆的命运感,从现实主义伸展到一种意象境界显现出苍凉和深厚的艺术张力和沉重激越的历史旧痕,留下理性反思的深度。读者同艺术典型在灵魂深处交锋,解读“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的道德哲学,领悟主人公超度人生洗礼,坚守高洁心灵。

《明月几时有》以耳目一新的文学表达,写出了不少新意。有人说是一部中国特色的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或许有一些道理。



李济琛

# 捡拾洒落在云龙桥的童年

父母都是老师,因为工作调动的原由,我幼小的时候,曾跟随他们先后在六所学校生活。长大成人后,这几所学校大部分我都故地重游过,去捡拾过去洒落的梦,于岁月穿梭中去见证故地的沧桑田陌。唯有云龙桥小学,直到近日才得以有机会重游。

父亲母亲在去云龙桥小学前曾分别在两所不错的学校工作。因为父亲出身于一个大地主家庭,在那个凡事都讲出身的年代,出于对自身和家庭保护,父母选择了去边远的地方教书育人,梅家乡云龙桥小学边远闭塞,正是最好的去处。之所以叫云龙桥,是那里有座由两个当地人孙仲秋和孙燕青共同筹资修建于民国26年的石拱桥——云龙桥。

云龙桥小学就位于桥边。上游一华里便是开江人民的生命之源——宝石湖水库的源头。那里四面环山,山高路陡,是通往开县义和场的必经之路,九柏二峰、三洞七块桥便藏于青山绿水之间,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学校操场边淙淙而过。云龙桥民风淳朴,当地的老百姓尊师重教,渴望知识,思想单纯。哪个村放映电影或有个什么重大喜事,尤其是年关杀年猪的时候,那学校的老师一定是座上嘉宾。

我们家那个时候极少买菜,家里的瓜菜都是一些学生带来的,学生家长路过的时候也会顺便带一些来。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以能请到老师吃饭为荣,以能给老师送一些小菜为耀。因为是山区,家里最多的是土豆和红薯,吃不完的,母亲就把它切成片,晒在河边像小房子一样大的石头上,做成土豆干和红薯干。每当太阳西下的时候,在河边大石头上用口袋装土豆干和红薯干便是我的快乐。记得有个常在学校干活的老石匠,家里杀了只鸡就用芭蕉叶包了半只给我们家。在那个吃饱都很奢侈的年代,那半只鸡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时间,犹如云龙桥下的水,缓缓流

淌。爸爸妈妈更是爱上了这方山水,爱上了这里的人,原本无奈的生活变得无怨无悔,乐在其中。畅饮着云龙桥下的水,他们默默地奉献知识与汗水,回报这一方热土。父母都是科班出身的师范生,在当地这个闭塞的小山村的村民看来,他们就是大知识分子了;加上父母待人随和,潜心教学,教学方法灵活多变,深受当地老百姓和孩子们的喜爱;甚至后来父母因工作调动,在远离云龙桥100多里地的另一个学校教书时,还有不少的孩子追随而去,以至于父亲的讲台上都是学生的课桌。父母多才多艺,放学后,父亲弹琴,母亲拉手风琴,我伴唱,宁静的小山村飘过一阵阵歌声,那是我们家的大合唱。歌声引来一大群小朋友羡慕的目光,歌声引来干活路过的村民驻足聆听,歌声给这个闭塞的小山村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父母因工作需要而离开,当地的老百姓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他们知道,这一去,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再相见,以至于我们走了老远老远,回头望去,云龙桥边全是那一个个熟悉的身影。作别云龙桥,爸爸妈妈忍不住泪眼婆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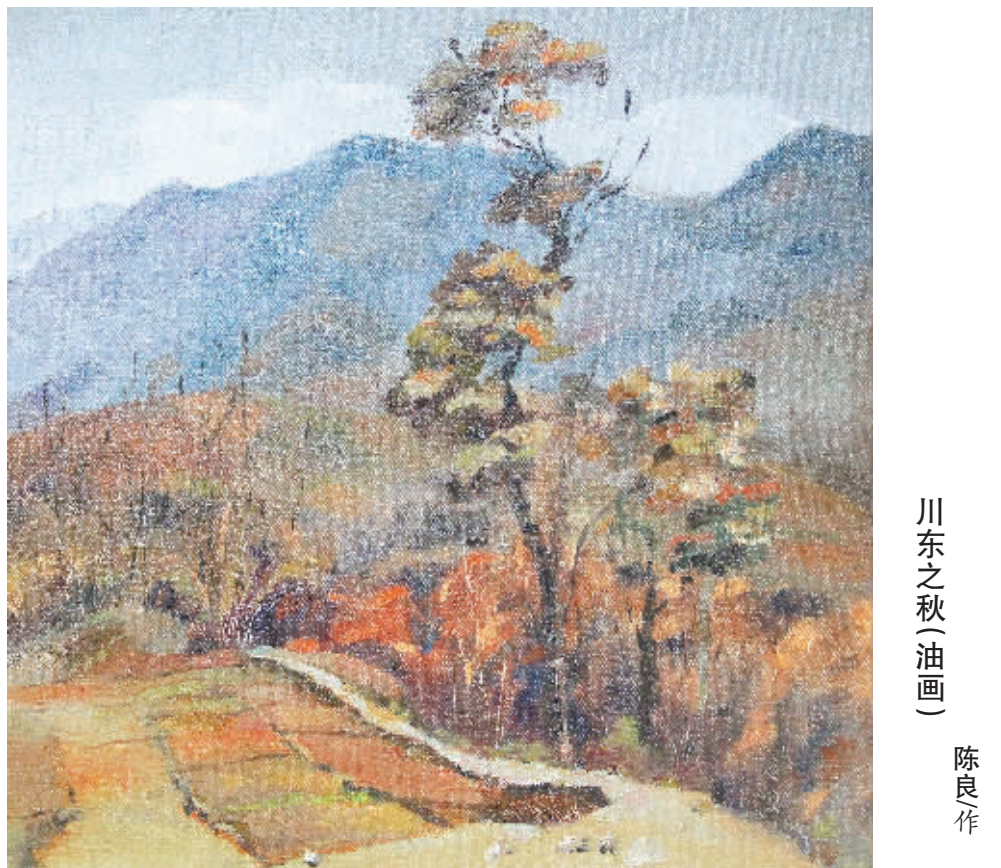
父母在云龙桥小学的工作,改变了当地很多孩子和家庭的命运,使他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也让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代。云龙桥,成了我记忆中的天堂,那里,成了我梦里回了无数次的地方。

在一个丽日高照的周末,我和几个儿时的朋友驱车前往云龙桥。刚开始还和朋友们有说有笑,随着车在蜿蜒公路上行进,我沉默了,眼睛急切地搜寻着路边熟悉的那山、那水、那烂漫山花、那通往外面世界的崎岖山路,以及那走在山路上去外面世界求学的小姑娘的身影……蓦地,记忆中的那座桥,张牙地撞进我的眼帘,多年不见,还是我记忆中那么高大与伟岸,依然为两岸群众的往来提供方便。桥下的溪水依然清亮,桥边的树更加葱茏。我仿佛听见了

儿时洒落在溪边的欢笑,仿佛看见了儿时伙伴们调皮的笑脸。可是,我魂牵梦绕的学校呢?放眼望去,她已被河边新修的民居所掩映。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我急切地涉水而过,来到了梦里回望千百回,存留了我儿时许多回忆与欢乐的故地。当我踏上坑洼不平的操场时,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我的母校,我儿时的天堂,满目疮痍,支离破碎,冬暖夏凉的石头房子前面杂草丛生。

这所建于1971年的学校当年规模不小,既有小学又有初中,光正式老师就有十多人,学生最多时有四五百人之多,从那些残垣断壁中还能依稀看出这所学校曾经的规模。我抚摸着曾熟悉的一草一木,触景伤情,哽咽难语。触摸青青石壁,倾听儿时的朗朗读书声;俯首尘埃大地,于杂草丛中重拾儿时散落的梦想与快乐。故地,故人,故事,都已尘封于岁月深处,曾经的欢乐与笑声都已随风而逝,过往的细节就像花蕊一样不不惊地却潜在深处,回忆就像一根抽也抽不完的丝:捧着课本端坐于教室聆听老师的教诲,和小伙伴们在操场上追逐嬉闹,拿着小铲在学校后面山坡上挖野菜,在云龙桥下的清清溪水中摸鱼捞虾,碧波荡漾的深潭边村妇浣洗的捣衣声,夜深人静时从操场边路过的一拨又一拨的挑煤人的脚步声和歇气声,故意抢了我东西逃到河对岸对我狡黠而笑的顽皮少年,和父母登上高高的山峰眺望远方……

记忆中热闹非凡的学校,如今仅剩一间教室。这间所谓的教室里,四壁空空,唯有摆放的六张课桌和一块靠墙的黑板表明了这确是一间教室,或者说这就是一所学校。那位至今都还记得我父母的唐代代课老师和6个4-6岁的孩子是这个学校的全体师生。我紧紧拥着6个小孩子,和他们合影,当镜头定格的那一瞬间,也定格了我深深的祝愿:愿孩子们的梦想在蓝天翱翔,愿云龙桥的未来因为他们而骄傲。



川东之秋(油画)

陈良作

## 在岛上

曹新

我不在岛上  
汗却掉在身上  
寂寞之夜  
包容数次奔波

时间不在岛上  
却搁浅在手腕上  
哪怕泡沫摇晃  
敲醒随意的钟  
守着蚀骨般心跳

山楂树不在岛上  
任凭秋雨滴落在身上  
念四节奏回忆  
一闪又一闪  
已到天亮

猎刀已在岛上  
横视野兽遍布嚎叫  
居无定所  
祖先们曾忍着痛楚生活

红旗也在岛上  
神圣吧  
色彩是主权的宣扬  
何惧魔鬼肮脏  
猎刀会割断污蔑  
一座座沙砾巨厦  
那宽阔额头  
只有永远高昂

## 柿子

周家海

垂挂好一盖盏小青灯  
寒霜冷露就会来开路

秋风只是用了一些  
刀刀一般的眼光、亲吻  
和甜言蜜语  
就将你彻底征服

你把自己打扮成了  
绝世精美的小新娘  
将静静蛰伏在  
内心深处的  
金灿灿、黄澄澄的  
爱和暖意  
拱手和盘托出

我终于看见你笑了  
笑得就好像  
深秋时节的一抹阳光  
偶尔你还哭——  
不过那都是些  
随时准备跟着你  
远嫁他乡的  
被甜蜜绑架,亦或是  
被幸福放牧的  
快乐泪珠……

## 致我那消失的小山村

近日,因为奶奶小祥之期祭奠的缘故,我请假一天回到了老家的小山村。那个叫做猪槽岭的小地方,只是中国西部农村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村落之一,于我而言,因为这里是我曾经生活的家园,所以有着不同的意义。冒着蒙蒙的细雨,我们往山上爬。

山势依然巍峨,沿河而上的上山道路千回百转,约有一个半小时脚程。一路跋山涉水,曲曲折折,靠近河水的大石头长满青苔,在雨天特别滑,穿着一双妈妈的解放鞋,也是好几次滑倒,留下了些伤痛的记忆。前面一段路偶有行人尚还算路,越靠近家的位置越荒芜,山村早已不复昔日的热闹喧嚣,没有了鸡犬相闻,没有了炊烟燕子,处处荒草丛生,藤蔓牵布。手拿一根木棒,作为最原始的武器开道,用力打开路上飞长的草木,勉强开出一条可以钻过去的人道。雨水、露水早已裹湿了衣裤鞋袜,鱼香子、芭蕉树、野菊花……各种野花野草的香气,伴着泥土的芳味扑面而来,霸占着我的味觉嗅觉。

站在昔日读书玩耍的院坝屋檐下,家不再是家,至少不再是我的家。算算离开已经六年了,就算偶尔回来看一眼却事实上早已不属于我了。院坝成了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到了秋季,只是草更粗壮更密实,草从中成群的竹鸡悠闲地游荡。院坝边缘一株银杏树已有二层楼高,仿佛这厚实杂乱的荒草对它毫无威胁,趁着没有主人看管搭理正偷偷地猛长猛生,拼命地将头伸向天空。房屋檐柱成了菟丝子的依附,菟丝子家族极尽扩张

之能事,攀爬柱子,钻进门窗缝隙在屋里继续扩张,沿着墙边爬上吊脚二楼阳台,直向屋顶萦绕,墙面地面牵满了绿的线,铺满了绿的叶。

忍不住到院里别处转转,曾经住着上百口人的大院子,人们已经全线撤退了,一栋栋房屋或大门紧锁或已墙倾柱倒,一个个院坝无一例外杂草丛生,院坝与院坝之间的通道被新长出的小树隔断。或许是活得够久见得够多了,大核桃树、大梨树、大拐枣树、大柿子树,分布在大院子里的一批批老树(树龄均在数百年之上)依然挺拔,该结果的结果,该黄叶的黄叶,点缀着荒村的上层景观。一路看去,唯有石梯末端的石桅杆依然遗世独立,因为周围全是石头的缘故,连杂草都没有生一根。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此次探望很有感情却不悲伤,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我们带着我们的祖辈、父辈告别大山,告别肩挑背磨和面朝黄土背朝天,过上了更加方便舒适的生活。山村是美丽的,山里人的回忆是淳朴的,带着泥香。离开山村,不是背叛也不是抛弃,而是遵循亘古的自然法则。曾经我们向大自然索取,砍很多树,开很多田,侵占大片的绿色,让小山村不堪重负,如今的离开只是在归还,是占有者的撤退,那漫山遍野的碧树绿草就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最好弥补。

有无相生,此消彼长,道法自然。那山那人那情,或许,在下一个轮回,你会再次于此邂逅……

邱燕

8版

西窗·文心

达州日报

生活

周刊

编辑:何晓丽  
美编:廖晓梅

2016年11月11日 星期五  
dzrbshk@126.com 2389342-407

